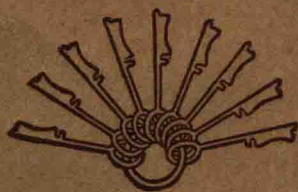


初中學生文庫

中國女名人傳列

下冊

編者 黃九如



中華書局編印

民國廿五年六月發行
民國三十年一月四版



初中學生 中國女名人列傳 (全二册)

◎

*** 下册實價國幣三角 ***
*** (郵運匯費另加) ***

編者 黃九如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表人 路錫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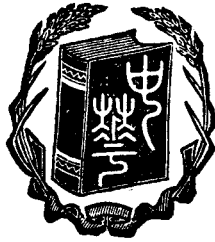
印刷者 上海美商永寧有限公司

總發行處 昆明中華書局

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(101107)

標商冊註



(30)
0207)
).30

中國女名人列傳

下冊

目次

頁數

第五章 五代及遼

一 蜀花夔夫人……………二

二 南唐周后……………八

三 遼蕭后……………九

第六章 宋代

一 李清照……………一四

二 朱淑真……………二二

第七章 元明

目次

一 管道昇……………三一

二 馮小青……………三四

三 秦良玉……………三七

第八章 清代

一 黃媛介……………四二

二 汪端……………四五

三 秋瑾……………四八

中國女名人列傳 下冊

第五章 五代及遼

五代是一個畸形的時代，五十餘年之中，換了五個朝代，分裂成爲十國，戰亂相尋，人民流離塗炭，慘不可言。但這時的帝王、貴胄及一般文人，卻沈緬於頹廢的享樂主義，陶醉於藝術之宮。因此文彩斐然，成一大藝術時代。其時帝王中，如李存勖、王衍、孟昶、李煜，都是以愛好藝術，而致喪生或亡國。他們極端追求快樂，女人自然成了重要的元素，尤其具有文藝天才的女性，當與芬芳強烈的美酒同樣需求。女性一切的現象，原是應男性的需求而產生。譬如南唐宮嬪窈娘，以帛纏足，屈上作新月狀，著素襪，行舞於五色金蓮中，亦不過爲博後主的歡心。所以當時通曉文藝的女性，多於過江之鯽；有詩家，有詞家，有音樂家，有繪畫家，有舞蹈家等等。惜變亂無常，記載殘缺，不能多所舉列。

遼人入居中國，爲時不過一二百年，言語、文字、風俗、習尚，原先既迥然不同，文化上建

樹之功，自然減半。同時遼國宮廷，禁止文字流傳中國，故其國內奇人奇事，外人難以備悉；這兒聊舉蕭后一人，以見異族女性中，亦有精通中國文學如此者。

一 蜀花藥夫人

花藥夫人是我們慣常見到的人名，一見到這名字時就感着有一股芬芳，使人聯想到和卓文君、王昭君是同樣的氣息的。確，她是有一不讓於她們的容貌和才華。她比文君、昭君，晚出得多，距離我們不過九百多年（公元九百六十五年，宋滅蜀，花藥夫人歸於汴京）。可是她的真姓名，始終弄不清楚。一說她是徐耕的女兒，姊妹倆都以才名入宮，姊妹被王建封爲淑妃，而她就做了貴妃。一說她是徐匡璋的女兒，孟昶愛她的才色，拜爲貴妃，別號花藥夫人；意思是說她的美麗，花朵還不假比擬，竟像花藥那般輕盈。又一說她是姓費，是青城人氏。總之，她已經是以花藥夫人成了她的固有名字，而本來的姓氏，反被掩沒；我們現在也只要知道她是怎麼個人物就得，她到底是姓甚名誰的女兒，卻用不着去考據了。

不過她究竟是王建的妃還是孟昶的妃，卻得弄明白。五代時蜀國是有那麼兩代：前

一代姓王，王建，王衍父子們在那兒做王；後一代姓孟，孟昶父子們在那兒做王，普通所說的很響亮的花藥夫人，她留下有遇到宋太祖以後的事蹟，以時代合算，當然是孟昶的妃無疑。想因前蜀後蜀的國王都是些風流文雅之士，前蜀王建，可以有一花藥夫人，後蜀孟昶，又可以另有一花藥夫人；因為他們的時代隔得不很長，而且又是動亂支離之世，世人便把她倆混合爲一了。試看宋人筆記鐵圍山叢談所載，也是說前後有兩個花藥夫人，現摘錄於後：

花藥夫人蜀王建妾也，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衍，而小徐妃其女弟王衍時，二徐坐遊燕污亂亡其國，莊宗平蜀後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，半途遇害焉。及孟氏再有蜀，傳至昶，則又有一花藥夫人，作宮詞者是也。國朝（宋）降下西蜀，而花藥夫人又隨昶歸中國。昶至且十日，召花藥夫人入宮，而昶遂死。昌陵（宋太祖）後亦惑之。嘗造毒，屢爲患，不能遂。太宗在晉邸時，數諫昌陵而未克去。一日，從上獵苑中，花藥夫人在側，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，忽回向花藥夫人，一箭而死。

「嘗造毒，屢爲患，不能遂」可見她是時時想毒死太祖，以報故夫之仇。據傳孟昶是

一個漂亮活潑的男兒，喜歡打彈遊獵，文采也很煥發；她既經和這樣的一個男人相愛地過了多時，怎能瞧得起宋太祖那種軍人出身的莽漢？而況孟昶是那樣在宋太祖手下亡了國，丟了性命，若她還能死心塌地地侍奉宋太祖，那除非是一個極無心肝的人。她之所以對宋太祖「營造毒，屢爲患」實在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兒在重壓之下應取的手段。後來她因這手段沒有成功，於是只有消極地紀念孟昶之一法。她自己畫了孟昶的像，朝夕焚香禮拜；宋太祖問她時，她假說是張仙，拜了可以多子。她的用心，可算是苦極了。

這一個淒涼悲苦，不得善終的花藥夫人，當她早年處在蜀宮的時候，將她那個天國似的宮景，製成了許多穠豔的宮詞，有說共是一百首，有說共是三十二首，也有說共是二十八首。現在我們試選出幾首似乎不是他人假造的，而看，可知她的技術是多麼善於寫景，多麼地清新流麗，而心境又多麼地軟嫩天真，生活多麼地快樂舒適！

龍池九曲遠相通，

楊柳絲牽兩岸風；

長似江南好風景，

畫船來去碧波中。

立春日進內園花，

紅藥輕輕嫩淺霞；

跪到玉階猶帶露，
一時宣賜與宮娃。
春風一面晚妝成，
偷折花枝傍水行。
卻被內監遙覷見，
故將紅豆打黃鶯。
殿前宮女總纖腰，
初學乘騎怯又嬌。
上得馬來纔欲走，
幾回拋鞚抱鞍橋。
內人追逐採蓮時，
驚起沙鷗兩岸飛。
蘭棹把來齊拍水，
並船相鬪溼羅衣。
月頭支給買花錢，
滿殿宮娥盡數干。
遇着唱名多不應，
含羞急過御牀前。

她這些詩既不雕琢，又不用典，信手寫來，生趣盎然。而裏面的事都是瑣瑣碎碎，可是經她這一描寫，全不覺得煩膩。中國的詩像這樣平平淡淡地用來記事，是很少很少，她算是此中能手。而且，自晚唐以來，詩格競尙綺麗，毫無自然之氣；花藥夫人的宮詞，卻全然超脫了這類風，真是傑出之才了。

大概她這人還沒有隨俗取容的性格，相當地還有點骨氣。試看她亡國後被宋太祖取入宮中，太祖問她亡國時的情形，她隨即唸了下面的一首詩：

君王城上豎降旗，妾在深宮那得知。

十四萬人齊解甲，更無一個是男兒。

「十四萬人齊解甲，更無一個是男兒。」裏面含着多少恨！做了俘虜來見敵君，而能表露憤恨本國君臣武士沒有抵抗，在貴族圈裏，可算大膽不過！歷代亡國之君，到了敵君面前，莫不是奴顏婢膝，唯唯諾諾，即以五代而論，吳越王錢俶（錢鏐之孫）把人民國土，恭恭敬敬地送給宋朝，還怕太祖殺他一次，太祖設了酒席叫宮廷藝妓出來彈琵琶，他卻自告奮勇地獻了一首詞。現今所傳只有一段，今錄於後：

金鳳欲飛遭掣搦，情脈脈，行即玉樓雲雨隔……

這詞多麼地現出搖尾乞憐！據后山詩話所載，太祖見了此詞，拊其背曰：「誓不殺秦王。」秦王就是錢俶，是太祖所封的名位。統治階級大抵都是這樣沒骨氣，貓犬品格，像花藥夫人那種不亢不卑的態度，真是難得了。

花藥夫人不僅長於詩，也長於詞。現今所傳的「玉樓春」有的人說是孟昶作，也有的人說是花藥夫人作。而她在被擄離蜀時，走過葭萌驛，在那牆上題詞，沒有題完，就被護送的軍隊催着走了，現錄其前段：

初離蜀道心將碎，離恨綿綿，春日如年，馬上時時聞杜鵑……

這很可以和李後主江城破時的「臨江仙」比並。但「臨江仙」的前半：『櫻桃落盡春歸去，蜨翻輕粉雙飛。子規啼月小樓西，玉鉤羅幕，惆悵暮煙垂。』我覺得他太過輕鬆飄渺，只注意些花鳥煙月，全不像城將破，國將亡，心上有事。花藥夫人的題葭萌驛，雖也同樣用春，用杜鵑來作陪襯，但她開口就說：「初離蜀道心將碎」，使人一望而知是俘虜思念故國的悲歌，不是文人優游寫意之作。倘使花藥夫人處在李後主的地位，說不定比他還會多注意些國事罷。

不知是甚麼輕薄兒，有意污損花藥夫人的價值，在她的題詞後面，續成第二段，是這麼寫着：

三千宮女如花貌，妾最嬋娟。此去朝天，只恐君王寵愛偏。

這不但氣度不對，即文字也太劣，真所爲「狗尾續貂」！一向男性是以取笑女性爲樂，花藥夫人受這冤枉，全不足怪的。

花藥夫人不但能詩詞，且長於音樂和繪事，可惜在那樣的亂世，詩詞尙且百不一傳，樂譜和畫卷，更易散失，今日當然無從考察了。

二 南唐周后

五代文化之盛，西蜀外當推南唐。此兩地土質都很膏腴，政局又是偏安，君臣優游無事，便沈溺於文學藝術。其時閨秀才媛，雖沒有花藥夫人那樣的名家，但在藝術方面，卻有過不少的人才。後主李煜的昭惠后，就是大作曲家之一，今據十國春秋所載：

『南唐後主（李煜）昭惠后周氏，小字娥皇，司徒宗之女，十九歲歸皇宮。通書史，善歌舞，尤工琵琶。嘗爲壽元宗（李煜父）前，元宗歎其工，以燒槽琵琶賜之，蓋元宗寶惜之器也。后嘗雪夜酣燕，舉杯請後主起舞，後主曰：汝能創爲新聲，則可矣！后卽命賸綴譜，喉無停音，筆無停思，俄頃譜成，所謂邀醉舞破也。又有恨來遲破，亦后所製。故唐盛時，

霓裳羽衣最爲大曲，亂離之後，絕不復傳。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，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，復傳於世。」

所謂邀醉舞破恨來遲，破等曲，後人無從窺見，卽霓裳羽衣曲，也隨南唐的破滅而消亡。今日但於後主的『晚妝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嬪娥魚貫列，鳳簫吹斷水雲間，重按霓裳歌遍徹』詞句中，留有餘香而已。

昭惠后去世甚早，她的妹妹做了李煜的繼室，是爲小周后。小周后神彩端靜，警敏有才思。南唐破後，跟後主到了開封。宋太宗毒死後主後，她使也痛哭絕食而死。

三 遼蕭后

中國文化，荼毒女性的地方，異常慘酷，四鄰諸國，同化於我國的女性都平添了一層災害。現在所述遼國蕭后的痛史，就是中國的禮教種下的禍根。

蕭后是遼道宗的皇后，生小非常聰明美麗，能詩歌彈箏，而琵琶尤爲當時第一。許多人都稱她爲「觀音」，因此就以觀音做了她的小名。道宗原是歡喜詩歌的人，他在青宮

的時候，聽了她的名聲，就聘來爲妃。過了兩年，道宗即帝位，立她爲皇后。那時她還不過十五歲，兩人感情甚濃，道宗出外行獵，都帶了她同去。一次到了伏虎林，道宗叫她做詩，她馬上就唸道：

威風萬里壓南邦，

東去能翻鴨綠江；

靈怪大千都破膽，

那教猛虎不投降！

道宗非常歡喜，拿她的詩教羣臣去看，而且讚道：『皇后可謂女中才子！』過了兩年，生了皇子濬，皇太叔重元的妃入賀，妃流目送媚，極盡趨奉。皇后對她說道：『貴家婦宜莊以臨下，何必如此？』這一來重元妃懷了恨，回去對重元罵道：『汝若有志，當除此恥，答撻此婢！』後來重元父子，果真作亂，但沒有成功，父子都被殺在平此亂時，耶律乙辛頗有功，於是升爲南院樞密使，而與蕭后父蕭惠共事，兩人處平等的地位，互不相下。其後皇子濬被立爲太子，乙辛見勢不佳，蓄意要除去蕭后，以滅蕭家的倚靠。這時道宗常常遊獵，至於馳馬入深山幽谷，扈從都找不着他。蕭后頗爲不安，上書規勸，以此竟遭道宗的不快，漸漸地和她疎遠。她於是作回心院詞十章，希望道宗和她重歸於好。現錄前五章於后：

掃深殿，閉久金鋪暗。游絲絡網塵作堆，積歲青苔厚階面。掃深殿，待

君宴。

拂象牀，憑夢借高唐。敲壞半邊知妾臥，恰當天處少輝光。拂象牀，待

君王。

換香枕，一半無雲錦。爲是秋來展轉多，更有雙雙淚痕滲。換香枕，待

君寢。

鋪翠被，羞殺鴛鴦對。猶憶當時叫合歡，而今獨覆相思塊。鋪翠被，待

君睡。

裝繡帳，金鈎未敢上。解卻四角夜光珠，不教照見愁模樣。裝繡帳，待

君睨。

重元有婢名單登，能彈箏及琵琶，重元被殺後，入於宮中。有時道宗叫她彈箏，蕭后因她是叛家的婢女，常常諫阻，單登極其怨恨。蕭后的回心院詞出，只有伶官趙惟一能彈此曲，於是單登和乙辛共謀誣害蕭后。乙辛請人作十香詞，淫豔非常，單登拿去請蕭后抄寫，

假說是宋國皇后所作。蕭后給她抄完後，再書懷古詩一絕於紙尾，那詩是這樣的：

宮中只數趙家妝， 敗雨殘雲誤漢王。

惟有知情一片月， 曾窺飛鳥入昭陽。

這詩手法可算十分巧妙，由趙宋而聯想到趙飛燕，諷刺也很尖刻。但單登和乙辛卻以此紙爲無上的寶貝，即刻奏知道宗，說蕭后和趙惟一私通。道宗性格本好猜忌，馬上叫了蕭后來質問，蕭后痛哭說道：『妾托體國家，已造婦人之極，況誕育儲貳，近且生孫，兒女滿前，何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？』道宗拿出十香詞給她看，說道：『此汝親手所書，再有甚麼話說？』隨即將鐵骨朵擊蕭后，幾乎殞命，並命乙辛和張孝傑窮治其事。他們兩人用釘灼盪錯等酷刑，使趙惟一誣服。但這時道宗忽然躊躇起來，指着懷古詩說道：『這是皇后罵飛燕的詩，如何再會作十香詞？』孝傑答道：『此正乃皇后懷趙惟一所作。』道宗問他何故，他說：『宮中只數「趙」家妝，「惟」有知情「一」片月，二句中正隱着「趙惟一」三字。』於是道宗令蕭后自盡，皇太子和諸公主披髮流涕，求代母死，道宗說道：『朕親臨天下，臣妾億兆，而不能防閑一婦，更何面目覲然南面乎？』蕭后求和道宗當面解釋，道宗

不許，於是作絕命詞一首，以白練自縊，時年三十六歲。忌刻的道宗怒猶未解，命裸屍以葦席包裹，送還她的母家。

這事發生後，時人雖知是冤枉，但莫敢爲她辯白；皇太子申言須爲她復仇，而乙辛已先設計害死他，直到十年之後，蕭后的女兒趙國公主，以匡救中央得力，才得重翻前案，殺乙辛而戮孝傑的屍首。

蕭后生時住北京瓊華島，島上現尙有她的妝洗樓舊址，詞人墨客，多爲之歌咏，極盡哀悼之意。

第六章 宋代

宋是理學盛行的時代，曾經出過許多道貌莊嚴的道學先生，「餓死事小，失節事大」，那時對於婦女的觀念，不用說比前代來得尖刻，婦女的束縛更加緊迫，可是在文學方面，卻有很好的成績，尤其平民出身的女性和妓女之類，擅長作詞的十分多，可以追蹤唐代妓女中如嚴蕊、洪惠英、聶勝瓊、鄭云娘、馬瓊瓊、趙才卿之輩，讀其一二遺作，卽知其筆力不

凡；但以位卑人微，無人爲之詳述身世，是以知之者少。這兒對於她們，也只有從略了。

一 李清照

李清照（別號易安居士）是中國婦女界的一顆慧星，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顆慧星。她那豐富的才華，不是隨隨便便的幾句話足敷恭維，更不是隨隨便便的幾句話足敷評論；這兒對於文學方面只能有一個很粗淺的介紹，而大要是在敘述她的生活概況。她是跨過南北兩宋的人物，生於北宋神宗元豐四年（公元一〇八一）卒時約在南宋高宗紹興十一年（一一四一）父親李格非，做過禮部員外郎；母親王氏，是宰相王拱辰的孫女兒，兩人多頗有才名。以這樣的父母之間生出來的女兒，我們可以想見她早期定受過良好的教育。到了二十歲上下，又有了一個新的學術環境，那便是她和她的丈夫趙明誠之間的研磨生活。

原來趙明誠也很不平凡；他的父親趙挺之雖曾由吏部侍郎做到了宰相，但他卻全沒有纨绔習氣。他把畢生的精力，都用在藝術的鑑賞上，收藏金石古玩書籍字畫，於公餘

之暇，和清照兩人品評玩味，著金石錄三十卷。當時他倆的沈醉於藝術品的狀況，可以於清照晚年所作金石錄後序中見其梗概：

『余以建中辛巳歸趙氏。時丞相作吏部侍郎，家素貧儉。德甫（明誠）在太學，每朔望謁告出，質衣取半千錢，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碩歸。夫妻相對，展玩咀嚼，嘗謂葛天氏之民也。後二年，從官，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。傳寫未見書，買名人書畫，古奇器，有持徐熙「牡丹圖」求錢二十萬，留信宿，計無所得，捲還之。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。

『及連守青、萊兩郡，竭俸入以事鉛槧。每獲一書，卽校勘，整集籤題，得書畫彝鼎，摩玩舒卷，指擿疵病，夜盡一燭爲率。……每飯罷，坐歸來堂，烹茶指堆積書史，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，以中否角勝負，爲飲茶先後。中卽舉杯大笑，至茶傾覆懷中，反不得飲而起。……收藏既富，於是几案羅列枕藉，意會心謀，目往神授，樂在聲色狗馬之上。……』

這種快樂，這種高尚的快樂，豈料一朝竟會全盤破滅！一朝異族的馬蹄奔入中原，他

們的家，他們的收藏，他們的故鄉，以及他們恩愛的夫妻，都不能不撒手而逝。我們這位女詞人，成了孤另另的寡婦，落葉似的隨着異族衝入的洪濤而飄泊東西！

他們的故居是在山東青州，那兒是他們收藏的大本營。但當靖康之變（徽欽被虜之時）明誠正在淄川做官，雖明知局勢已危，也無力照顧家鄉古物。第二年，高宗即位，他倆選了一批輕便的器物書畫，共十五車，投奔江南。青州故居的十大間儲藏室，只好讓牠化爲灰燼。高宗建炎三年（一一二九）他們溯江而上，到了池陽，明誠忽奉旨召知湖州，他倆便由此離別。不料別離不久，明誠即染重病，等到清照兼程趕來，已經是命在垂危。明誠去世以後，清照帶着那二萬餘卷古書，二千餘卷金石刻，東逃西避。在她的到洪江，到台州，到溫州，到衢州，到杭州，到歙縣，輾轉漂流之中，眼看她的心愛的古物一批一批淪亡，後來簡直百無一存。她和明誠二十餘年的心血，他們倆黃金時代的紀念碑，就這樣煙消雲散！這樣慘淡的淒涼的遭際，給這晚景的女詞人多麼難堪？她的前半生和後半生的生活，等於從燦爛的雲端落到污穢的泥潭。

許多人還說她晚年曾一度嫁給張汝舟，後以不堪同居又賦此離，這些人大抵是以

她給秦崇禮的信爲據，因爲信中有：『呻吟未定，強以同歸，猥以桑榆之末影，配茲駟儉之下才，……』的句子。但也有許多人以爲這是冤枉，以爲明誠死時，清照已經四十八九歲，沒有再嫁的必要，並且舉了許多證據，證明她只是依靠弱弟而沒有改嫁他人。清時的俞正燮以及近時的胡適之，是替她辯解有力的人物。我們對於這事，辯正與不辯正都毫無關係；不過她若真是改嫁過了，一定是流離奔走，貧病交加逼着她，那這位不幸的女詞人，更值得我們同情了。

以後她的悲痛餘生，大約在浙江金華一帶過的，她的弟弟李述是官居那兒。晚景是多麼傷悲，可以從她的作品中發見。可惜她的作品也和她身邊的古物一樣，散失得十分淒涼。宋史藝文志說：『後人集易安所作，爲文七卷，詞六卷，行於世。』經過那樣嚴重的喪亂，而後人集她的所作還有這許多卷數，可知她的產量必定很多。但是傳至今日，只不過薄薄的一卷漱玉詞；其中數首晚年的作品，幾於是一字一淚，不堪卒讀。現在當介紹在下面。

一向恥於向女人低首的士大夫裏面，竟然有王漁洋那麼一輩人，稱易安詞爲：「詞

之正宗，」我們就可以想見她的詞是多麼有壓抑不了的眞價！我們這時代不講究做詞，很難理會詞的好壞，現在我先把易安對於北宋各大詞家的評語錄下，以見她對於詞有過多麼高遠的見解！

『本朝柳屯田永，變舊聲作新聲，出樂章集，大得聲稱於世；雖協音律，而詞語塵下。又有張子野、宋子京兄弟，熙豐而降，晁次鷹輩繼出，雖時有妙語，而破碎何足名家？至晏丞相（殊）歐陽永叔、蘇子瞻，學際天人，作爲小歌詞，直如酌蠶水於大海，然皆句讀不葺之詩耳。又往往不協音律。蓋詩分平側，而歌詞分五音，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濁輕重……王介甫、曾子固，文章似西漢，若作小歌詞，則人必絕倒，不可讀也。乃知詞別是一家，知之者少。後晏叔原、賀方回、黃魯直出，始能知之；而晏苦無鋪敘，賀苦少典重，秦少游專主情致，而少故實，譬如貧家美女，雖極研麗丰逸，而終乏富貴態。黃卽尙故實，而多疵病，譬如良玉有瑕，價自減半矣。』

北宋一代詞人，所謂詞的黃金時代的大家，都在她的批評指摘之下。她不僅是膽大，敢於品評，實也是她有眞實的見識才華，語語中的，叫人首肯。她的詞，現今流傳的二十餘

首中，沒有一首不是成熟之作，試選錄數首如下：

聲聲慢

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。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？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如今有誰忒摘？守着窗兒獨自，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，點點滴滴這次第，怎一箇愁字了得？

武陵春

風住塵香花已盡，日晚倦梳頭。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語淚先流。聞說雙溪春尚好，也擬泛輕舟。只恐雙溪舴艋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。

如夢令

昨夜雨疎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。試問捲簾人，卻道海棠依舊。知否，知否，應是綠肥紅瘦？

醉花陰

九日

薄霧濃雲愁永晝，瑞腦銷金獸。佳節又重陽，玉枕紗廚，半夜涼初透。東籬把酒

黃昏後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銷魂，簾卷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

據說當易安以醉花陰詞寄給明誠後，明誠很想勝過她，謝絕一切的事務，廢寢忘餐地想了三天，得詞五十餘首，中間夾了些易安的句子。他拿這些詞給友人陸德夫去批評，德夫讀了幾遍，說是有三句最佳，那便是：「莫道不銷魂，簾卷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。」正是易安的句子。

易安不但長於詞，也長於詩，長於四六句，長於雜文和繪畫，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物。朱熹曾說過：「本朝婦人能文章者，曾相布妻魏及李易安二人而已。」四六句和雜文，文長不便細引，今錄其詩數首：

春殘

春殘何事苦思鄉？

病裏梳頭恨髮長。

梁燕語多終日在，

薔薇風細一簾香。

和張文潛洛溪中興頌碑詩

五十年功如電掃，

華清花柳咸陽草。

五坊供奉鬪雞兒，

酒肉堆中不知老。

胡兵忽自天上來，逆胡亦自奸雄才。
勤政樓前走胡馬，珠翠踏盡香塵埃。
何爲出戰輒披靡？傳致荔枝多馬死……

感懷

寒窗敗几無書史，公路生平竟至此！
青州從事孔方兄，終日紛紛喜生事。
作詩謝絕聊閉門，虛室香生有佳思。
靜中吾乃見真吾，烏有先生子盧子。
自來女子的作品，多限於纏綿悱惻，眼界不出閨闈瑣事；但易安此等詩，則全然脫出了這種狹小的範圍，海闊天空，雄厚處簡直像老杜、太白。她有絕句一首云：

生當爲人傑，死亦作鬼雄；
至今思項羽，不肯過江東。

又她的打馬圖賦的亂裏面，也有這樣的句子：

……木蘭橫戈好女子，老矣不復志千里……

她雖沒有留下許多悲時憤世之作，但從這些遺句看來，她對於當時人士的南渡偷安，實有滿肚皮的牢騷和感慨。以這樣一個才情煥發，思致深遠的女作家，晚年歷盡艱辛，臥病

江南，生平嘔心瀝血之作，又百不一傳，真是極堪悲悼的了。不過她的影響，從當時到後世，都非常廣大；她的同鄉辛棄疾（稼軒）以南宋一代大詞人，而於所作醜奴兒近，就自己明明寫着是「效易安體」。到了明末，大詩人王漁洋作和漱玉詞，他學易安的風韻，有「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」的名句。至於女界之中，受她的影響的更是很多，朱淑真、吳淑姬諸人，都有痕跡可考；而杭州韓玉，則更是她的及門弟子。

二 朱淑真

宋代女子能文的，朱熹雖曾說過只有李易安和魏夫人兩人，但魏夫人（丞相曾布之妻）傳下的作品，現今只有虞美人詩一首和詞數首，筆力雖不弱，但到底太少了些，難以引人注意。宋代最聞名的女作家，易安外不是魏夫人而是朱淑真。不過我們不願魏夫人因作品流傳甚少，而竟全然淹沒，故在這兒附帶地說一下：

虞美人詩魏夫人

鴻門玉斗紛如雪，十萬降兵夜流血；咸陽宮殿三月紅，霸業已隨灰燼滅。剛強必死

仁義王，陰陵失道非天亡，英雄本學萬人敵，何用屑屑悲紅妝；三軍散盡旌旗倒，玉帳佳人坐中老；香魂夜逐劍花飛，青血化爲原上草。芳草寂寂依寒枝，舊曲聞來似歛眉；哀怨徘徊愁不語，恰如夜聽楚歌時。滔滔逝水流今古，漢楚興亡兩丘土。當年遺事久成空，慷慨尊前爲誰舞？

魏夫人的詞有菩薩蠻，點絳脣，繫裙腰，蝶戀花，好事近，江城子等篇，現錄一二於下：

菩薩蠻

溪山掩映斜陽裏，樓臺影動鴛鴦起。隔岸兩三家，出牆紅杏花。綠楊隄下路，早

晚溪邊去。三見柳綿飛，離人猶未歸。

繫裙腰

燈花耿耿漏遲遲，人別後，夜涼時。西風瀟灑夢初回，誰念我，就單枕，斂雙眉？錦

屏繡幌與秋期，腸欲斷，淚偷垂。月明還到小窗西，我恨你，我憶你，你怎知？

無論是她的詩，她的詞，都是有流傳的價值，但流傳下來的卻這麼少。而且她的生活，除了她是一位貴夫人，常常和丈夫別離而外，幾於很少知道。爲甚麼她會這般被人忽略？大約

是她的富貴榮華累了她。一個人一生沒有一點波瀾，沒有一點缺陷，人們對她再用不着惦念和同情，於是她便隱而不彰了。

如今再說到朱淑真。淑真的一生，從她的遺作斷腸詩詞裏看來，幾乎全是缺陷，沒有一點如意事。那麼她便應該得到一般人的同情和紀念，對於她的生平和她的寫作，該很完滿地載之典籍。然而事又不然，她的詩詞流傳下來的，雖比魏夫人爲多，而她的生活卻渺不可知。這又爲的甚麼呢？

原來她是最不幸的女性。古代女性的所謂幸福，不外父母的庇護，丈夫的寵愛，兒子的孝敬顯揚；這三者她都沒有分得。試看魏仲恭所作斷腸詩詞集的序文（這是關於淑真的生平的唯一可靠的記載）便可知道梗概。

……蚤歲不幸父母失審，不能擇伉儷，乃嫁爲市井民妻。一生抑鬱不得志，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。每臨風對月，觸景傷懷，皆寓於詩，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氣，竟無知音，悒悒抱恨而終……其死也，不能葬骨於地下，如青冢之可弔，并其詩爲父母一火焚之；今所傳者，百不一存，是重不幸也。嗚呼，冤哉……

看了這段，我們知道她的父母是多麼糊塗可惡的父母！以一個多才的女兒，亂七八糟許給市井民，等她死了，還要糟塌她，連她的遺作都給燒掉，這簡直不像人的行爲。有的地方說她是朱熹的姪女兒，那麼她的家庭應該很講道理。然而即使她不是朱熹一門，也定是個書香仕宦之家，這可以從她的詩詞中證明。既是個讀書明理的父親，爲甚麼對女兒這般野蠻殘酷？這，我們既已找不出別的材料，只好從淑真的作品中尋求解答了。

淑真遺詩共約三百首，其中百首左右，是對春花春鳥觸景生情之作；其餘諸詩，也常離不了孤枕淒涼之恨。至於她的詞，則更很顯明地露着戀情，於是我們可以知道她有怎樣熱情的個性。這種個性，生在南宋時代做一個大家閨秀，多麼的不合時宜，多麼的有損父兄的體面！這樣，她的悲慘的運命，就完全注定了。現在試看她的詩：

愁懷

鷗鷺鴛鴦作一池，

須知羽翼不相宜。

東君不與花爲主，

何似休生連理枝？

滿眼春光色色新，

花紅柳綠總關情。

欲將鬱結心頭事，付與黃鸝叫幾聲。

「鷓鴣鴛鴦作一池，」是淑真一生不幸的張本。舊式婚姻，不管人死活，總叫一男一女配將起來，到死不得分開。兩人成日面對面地，感情思想，各不相干；叫人越看越恨，越看越要氣死。這種場合，在男性還可另抱小星，而在女性卻只好鬱結心頭。淑真是一個熱情人，又是一個聰明易感的人，她的苦痛，又自多人一倍了。她有一個時期，曾經隨她的丈夫遠離故鄉，在船上她作了幾首詩，現錄其二：

舟行卽事

帆高風順疾如飛，天關波平遠又低。

山色水光隨地改，共誰裁翦入新詩？

對景如何可遣懷，與誰江上共詩裁？

日長景好題難盡，每自臨風愧乏才。

對着身邊一個蠢貨，總不能時時刻刻裝着「視而不見，」她的苦惱，可以想見。後來他們不知是誰的主意，竟自分居，淑真獨居湖上。看她的黃花一首，辭意非常堅決，有「寧可抱

香枝上老，不隨黃葉舞秋風」之句，也許是她的主張。以後她的身心比較自由，所作詩詞，意境又自不同。

元夜三首 其一

火燭銀花觸目紅，揭天鼓吹鬧春風。
新歡入手愁忙裏，舊事驚心憶夢中。
但願暫隨人繾綣，不妨常任月朦朧。
賞燈那得工夫醉，未必明年此會同。

秋夜牽情

纖纖新月挂黃昏，人在幽閨欲斷魂。
牋素折封還又改，酒杯慵舉卻重溫。
燈花占斷燒心事，羅袖長供把淚痕。
益悔風流多不足，須知恩愛是愁根。

寄情

欲寄相思滿紙愁，魚沈雁杳又還休。
分明此去無多地，如在天涯無盡頭。

上面這些詩，無疑地包含有一件戀愛故事。以前有的人因為想迴護她不給禮教中人冷眼，用了許多方法把這件戀愛故事掩藏，究竟她的詩詞裏面難以掩藏的地方太多，

除非把它全部毀掉，不然卻沒有法子遮蓋。她的詞裏面有一首生查子，比這些詩更是赤裸裸地，於是有些人就把它雜入歐陽修的集子裏面，其詞如下：

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晝；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

今年元夜時，月與燈依

舊；不見去年人，淚溼春衫袖。

又有江城子一首，語意也和生查子相彷彿，錄於左：

斜風細雨作春寒，對尊前，憶前歡，曾把梨花寂寞淚闌干。芳草斷煙南浦路，和別淚，看青山。昨宵結得夢因緣，水雲間，悄無言，爭奈醒來愁恨又依然！展轉衾

裯空懊惱，天易見，見伊難。

到今日，我們用不着爲死臭了的禮教張目，我們就大聲地說朱淑真是在她的丈夫之外，更愛過了別個男人！我常常想：在這方面，在蔑視禮教這方面，朱淑真是大膽不羈的一人。試想在南宋那種閨禁森嚴的年頭，一個有身分的女人，竟然敢談戀愛，而且戀愛之後又全不隱瞞，直爽爽地寫在詩詞裏面。這些詩，又任它遠近傳誦開來，叫時人沒有誰不知道她的祕密。她簡直像要在這束縛的社會中，雄視闊步地獨往獨來！但是她膽量雖有

餘，而體氣仍不足；她受不住怨耦的牢騷，失戀的憂鬱，和寂寞的煎熬，因此還在年齡很輕時，便雨中的梨花似的慘落下來。所以她的後事，還是她的健在的兩親照料了的。

有身分的人家寧可在暮夜裏有萬萬千的鬼鬼祟祟，卻斷乎容不得一個明目張膽的風流女兒。做父親的不得不以紙糊的假面具，以維持他在社會的地位，所以淑真的那些流露戀情的詩詞，會被她的父親燒掉。爲禮教的惡魔所驅，他頭一次以庚帖的婚姻葬送他女兒肉體的生命，末一次又以無情的柴火葬送他女兒精神的生命！

薄命的女詩人朱淑真的一生，就被這慘淡的時代環境打得粉碎！

幸而是她自己的大膽拯救了她。她不把所作隱藏，任它宣傳出去，正如魏仲恭所記：『比往武陵，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。』於是在她父親的毒火之後，後人彙集攏來，仍得成爲詩十卷，詩後集七卷，詞一卷；元以前的女性作家，沒有誰及得她的數量，這算可以告慰死者了。只是宋自高宗南渡，去今不過八百寒暑，而生於南宋的鼎鼎大名的淑真，竟沒有人知道她的家世和她的生死年月，這不也是咄咄怪事？我們固極不願將我們的女作家聯繫到名人的額頭，可是爲這一個問題，卻不能不懷疑淑真真是朱熹的

姪女兒。若不是她的家世極有來歷，怎能叫當時的人以至後代都爲它隱晦？而這話若真，我們便從地下扶起朱熹來問他，這帶了假面具到棺材裏的老頭兒，怕會是撓起鬚鬚否認的。他的兄弟（淑真父）也會是一樣。

但他們承認與不承認有甚麼關係？沒有家庭，沒有親族的淑真，她的名字和她的詩詞，自會流傳至今以至於永遠的。

第七章 元明

元代統治中國，前後不過九十年。他們本是文化幼稚的遊牧人，到中國後仍然只知注意軍事交通等事，他方面的建樹很少。其時漢族又因身受高壓，昔日優游的生活，多被破壞，舞文弄墨的仕女，自漸稀微。唯於開國之初，南宋遺民中，尙有一二傑出者而已。

至於明代，獎勵貞節最力，教訓婦女的書籍，日漸增加，一般人對婦女的注意，全移到貞節上面，他方面的人才自然減色。同時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的謠言，已經於此黑暗時期傳出，這一代的女性，不免更低能了。試看一部二十四史，唐史婦女列傳者五十四人，宋

史五十五人，其中節婦只佔少數。至明人修元史，於那短短的朝代中，搜羅貞婦烈女的記載，竟成列女傳一百八十七篇，這就很可表明明人的風尚。以後清人修明史時，所發現節烈的傳記，不下萬餘人，最著名的也有三百零八人。從這樣的逆流濁浪之中，自然很難覓得光明的珠玉。這兒所選數人，除秦良玉外都沒有驚人的才具，聊以點綴這灰色的時代。

一 管道昇

凡是知道有一個會寫字、會繪畫的趙子昂的，大概不會不知道有一個會繪畫、會做詩的管夫人罷？

管夫人名道昇，號仲姬，又號瑤姬。浙江吳興人。生於南宋之末（公元一二六二年），二十八歲時，嫁給趙子昂（孟頫）爲妻。未出閣時，和她的姊姊道杲兩人即以書畫詩文著稱。出閣以後，和子昂旗鼓相當，倡隨爲樂。她的畫以墨竹最有名，實則蘭、梅、水仙，一樣精工。她的字，和子昂的字極相似，人稱她爲衛夫人後第一人。

趙子昂本是宋朝皇家的一脈，宋朝亡後，元世祖叫他到京裏去做官。他在那裏享受

高官厚祿，不免飽暖思淫，想另外討一個妾來，於是先做一首詞給道昇，以探探她的口氣，其詞如左：

我爲學士，你做夫人，豈不聞王學士有桃葉桃根，蘇學士有朝雲暮雲？我便多娶幾個吳姬越女無過分。你年紀已過四旬，只管占住玉堂春！

對於這種卑鄙醜惡的丈夫，乾脆一點，當然只有叫他「滾蛋」！卓文君的白頭吟就是這樣寫的。可是這也許是各人個性的差別，也許是兒女問題的顧忌，道昇沒有用文君那種堅決的口調，她是用一種柔和的方法，用一種優美的情緒去感動他，終於使得子昂打銷了他那妄念，她回給子昂的詞是這麼的：

你儂我儂，忒煞情多，情多處，熱如火！把一塊泥，捻一個你，塑一個我，將咱兩個一齊打破，用水調和，再捻一個你，再塑一個我。我泥中有你，你泥中有我，與你生同一個衾，死同一個槨。

趙子昂是一個沒骨氣的文人，以當時士大夫的道德而論，他沒有到元朝去做官的理由。然而他畢竟去向敵人叩首，而且長年累月，老叩下去也不厭氣；這一點道昇卻比丈

夫高明得多，她有漁父詞四首，大有歸隱之意。

遙想山堂數樹梅，

凌寒玉蕊發南枝。

山月照，

晚風吹，

只爲清香苦欲歸。

南望吳興路四千，

幾時閒去雪溪邊？

名與利，

付之天，

笑把漁竿上畫船。

身在燕山近帝居，

歸心日夜憶東吳。

斟美酒，

膾新魚，

除卻閒情總不如。

人生貴極是王侯，

浮利浮名不自由。

爭得似，

一扁舟，

弄月吟風歸去休。

據清河書畫舫所載：此詞之尾，有子昂識語，上寫着「吳興郡夫人，不學詩而能詩，不學畫而能畫，得於天者然也。此漁父詞，皆相勸以歸之意，無貪榮苟進之心。」可是子昂偏不能無貪榮苟進之心，老是戀棧，以至於道昇不得不陪他留在京師。到五十八歲那年，她得了很重的腳氣病，趕着南歸，已是來不及，死於臨清船上。她夢寐思慕的江南，竟不能謀最後的一面。

她晚年很信佛教，想是浮名浮利不自由的生活，驅逐她去尋找這一個避難地。她有一個交情很深的女尼，號妙蓮，也能詩文，住於長明菴，道昇曾爲她作「長明菴圖」和觀音大士傳等。

此外元代尚有遇人不淑的薄命女詩人鄭允端，短命女詩人孫蕙蘭，和善作竹枝詞的薛蘭英、薛蕙英姊妹，但筆力皆不甚厚，若給易安見了，定下一個「雖時有妙語，而破碎何足名家」的批評，這兒也只好略而不述。

二 馮小青

前面已經說過：明代的婦女所受束縛最嚴，建樹也最少。不但女性，男性也很少生氣。因為明代政尚專制，一般人很難得自由發展之機，大抵埋頭科場，蠢蠢然如行屍走肉。其中比較靈敏一點的人物，能跳出科舉的圈套，則又多放蕩不羈，潦倒頹廢，而不能成爲健全的人才。其在文學方面，只知墨守成規，拾人牙慧，至被人罵爲「有明一代之文人，皆剽竊耳」處此情形之下，向日婦女所占有的文學園地的一角，自然祇有隨着整個文學園地的荒涼而荒涼。雖流傳至今，不少才媛的姓氏和她的寫作，然大都所不出閨闈瑣事，筆力纖細，脂粉香濃，比之前代，遠覺不如。試看最著名的吳江三沈（沈璟之女長榮，次倩君，季曼君），葉氏三妹（葉紹袁女長純，次小純，季小鸞）的詩詞，雖也有些清新可

愛的地方，總覺小巧做作，沒有自然流瀉，落落大方的氣派。這兒不願多所介紹，祇介紹一個馮小青，因為她所受壓迫最深，而名字也比較普遍。

小青是虎林（杭州）某生的妾，她的母親是女塾的教師，所以她自小就能數和許多閨秀往來，而得精通文史和其他的技藝。十六歲嫁給某生，某生性情懦弱，而大婦奇妒，令她獨居於湖上孤山別業，使與夫隔絕。由是悲憤致疾，體氣衰損，乃請一畫師來，爲之畫像。第一張畫成，小青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『得吾形似矣，未盡吾神也。』畫師給她畫成第二張，她又說道：『神是矣，而風度未流動也。』於是她自己起來隨便做各種動作，教畫師看了半天，再給她畫成第三張體態流麗的圖，她才滿意。她把那張像放在牀前，供設一些果品去祭她，然後自己哭了一陣，就氣絕身死了，年紀不過十八歲。那大婦把她許多遺作，都付之一炬，幸而有一位親戚很可憐她，給她搜集了幾篇殘稿，刻成一冊名之曰焚餘。她的墳現在孤山放鶴亭側，頗引遊人注目。她的殘稿總共不過二十來篇，現錄絕句數首於下：

稽首慈雲大士前，

莫生西土莫生天！

願爲一滴楊枝水，

灑向人間並蒂蓮！

春衫血淚點輕紗，

吹入林逋處士家。

嶺上梅花三百樹，

一時應變杜鵑花。

新粧竟與畫圖爭，

知在昭陽第幾名？

瘦影自臨流水照，

卿須憐我我憐卿！

盈盈金玉女班頭，

一曲驪珠衆伎收；

直得樓前身一死，

季倫原是解風流！

在那時婦女做人妻，已經等於入了地獄，而況是做人的妾，苦痛更是不可言喻。小青的「願爲一滴楊枝水，灑向人間並蒂蓮」那是多麼地渴望理想的一夫一妻的情愛生活！至於末一首的「直得樓前身一死，季倫原是解風流，一更爲沈痛。因爲像她這樣秀外慧中的人，竟屈居於小星的地位，若果某生有季倫（石崇）那樣多情，肯爲女人犧牲財產性命，那麼，就做個墮樓的綠珠，心也甘願。可是她所遇的某生，甚麼都說不上，連老婆發一點威風，就嚇得不敢和她見面，而她還爲這樣的人去喪生，真不值得。她有一個女友某夫人，本勸她逃走，但她不肯實行，想必是自願那時的環境，逃走也不容易，而且逃走後的

生活，想也爲難，所以她寧願選擇懷憂以死的一途。死前她給某夫人的信中，有「去則弱絮風中，住則幽蘭霜裏，」遭遇的慘酷，可謂達於極點了。

三 秦良玉

明代的專制政策，斲喪了萬人的元氣，但到了它的末葉，統治能力已發生動搖，卻出了大批的人才，最奇怪的是女性中間，無論是文藝，無論是武功，都有許多奇特的人物。

先說明末的秦淮藝妓像那一時代那麼的人才濟濟，那麼的使得天下英豪拜倒，那麼的演出旖旎動人的戀愛故事，可算是古今來所絕無。其中最著名的有侯方域的愛姬李香君，後爲桃花扇中的主人；有錢牧齋的愛姬柳如是，後爲保全錢氏家族而自縊；有龔芝麓的愛姬顧橫波，因芝麓降清而和他決裂，後竟抑鬱而終。至於冒辟疆的愛姬董小宛，在他倆戀愛期間，固已轟動大江南北，及至清兵入關，更演成天子爲她棄國的故事；而吳三桂的愛姬陳圓圓，尤爲國家興亡所繫。這些人，不但是有她們傾國傾城的容顏，尤其是她們超羣絕倫的才藝。書畫琴棋，歌舞吟咏之外，更有她們廣遠的見識，奇特的計謀，和

高尚的情操，至今披讀當日的許多記事，猶不禁令人神往。

其在武功方面，沈雲英的破張獻忠於道州，徐尙廉妻沈鶯娘的助史可法死守揚州，霍山黃鼎妻的抗清兵於廬州，這些，在沈沈的中國女界，已算放射了萬丈光芒。若至秦良玉的赫赫大功，則更是千古一人了。

秦良玉，忠州（今四川省忠縣）人，嫁石柱宣撫使馬千乘爲妻。萬曆二十七年，率精兵五百，助千乘攻破流寇於播州，漸次收復川南，戰功爲第一，而口不言功。其後千乘死，她便代領其衆。她雖是出身土司之家，而史稱她：

「爲人饒膽智，善騎射，兼通詞翰，儀度嫻雅，而馭下嚴峻；每行軍發令，戎伍肅然，所部號白桿兵，爲遠近所憚。」

看了這一段記載，我們可以想像她是怎樣一個人物。天啓元年，她和她的兄邦屏，弟民屏，奉命守備遼東；邦屏戰死於渾河，良玉率精兵三千來援，民屏即轉危爲安。後良玉還抵故鄉，而奢崇明、黨樊龍，反於重慶；良玉發兵克復重慶，并馳往解成都之圍，因得封都督僉事，充總兵官。然而當時諸將，都是苟安貪祿之徒，見良玉屢勝，既妒且慚，不免時爲中傷。於

是良玉上書，中有極沈痛之言，今錄於下：

『乃行問諸將，未覩賊面，攘臂誇張；及乎對壘，聞風先遁。敗於賊者，唯恐人之勝；怯於賊者，唯恐人之強……』

這真是一幅軍人誤國的圖畫！這圖畫描寫得太明鮮了，致使我們今日讀了，還覺得栩栩如在眼前。在這種奸人忌刻之下，她的苦心孤詣，可以想見。其後她轉戰河南、湖北，崇禎七年以後，才專任四川討伐，敗羅汝州於巫山，夔州等地，以弱其勢。但這時督師楊嗣昌，但求個人便利，不顧國家安危，將兩湖叛兵，盡驅於「天府之國」的四川。四川守備單薄，川撫邵捷春，僅提弱卒二萬守重慶，他所倚爲泰山的，惟良玉和張令兩軍。捷春糊塗庸懦，張令雖稍強，然軍紀不嚴。時陸遜之調查各營壘，惟見良玉一軍，整齊有精神。良玉自知情形惡劣，深恐獨力難支，她對遜之慷慨說道：

『邵公不知兵，吾一婦人，受國恩誼，應死，獨恨與邵公同死耳！』

雞鶴同食，玉石俱焚，有心人誰不心痛？良玉的恨與邵公同死，正是千古熱血志士之所同恨。良玉看遜之比較是一個明白人，於是向他盡情吐露苦衷，她說：

『邵公移我自近，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，殊失地利。賊據歸巫萬山巔，俯瞰吾營，鐵騎建瓴下，張令必破；令破及我，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？且督師以蜀爲壑，無愚智知之。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，令賊無敢卽我，而坐以設防，此敗道也！』

她明知這批人不足有爲，可是以職位的關係，又不能不供他們驅使。果然不出良玉所料，張獻忠大兵殺來，張令被殺，良玉援救不及，盡喪失所部兵衆。她於是單騎往見邵捷春，求爲最後之計。她想盡召集她所屬的壯丁二萬，自己傾家財充糧食，另求官家幫助一半；而捷春以倉無餘糧，竟不用其計。良玉乃太息歸鄉。其後張獻忠已盡得兩湖諸地，將長驅入四川，良玉繪了全蜀的形勢地圖，送給巡撫陳士奇，請他在十三個險要之地，務必增兵防守，而士奇不信她的話。她又將地圖送給巡按劉之勃，之勃雖信她，卻又無兵可發。崇禎十七年，張獻忠遂入蜀，隨卽招撫各土司，獨良玉管領的石砫，沒有人敢來勸降。後來張獻忠敗死，良玉仍留故居，保其天年。

總觀她的一生，從四川而湖北，而河南，而河北，而遼寧，轉戰何止萬里之遙？她的奇才，她的謀略，一半固是得之先天，一半卻是得之經驗。倘然她不是幼年就跟父兄側身行伍

之間，又何能造成她的才具？她之所以有此成就，實應歸功於她所生的土司的風俗習慣；他們是沒有男女內外之分，故能和男子一樣地平均發展。若她是生長在「外言不入於闈，內言不出於闈」的中土社會，怕不早淹沒在竈下了呢！卽或幸而知書識義，然閉鎖深閨，嬌柔無力，至多止能做到費宮人的地步，殺死一個泥醉了的敵人而止；總做不出衝鋒陷陣的偉業。秦良玉之得以成爲奇女子，名冠古今婦女界，實是桎梏女性的社會的莫大威脅。

第八章 清代

清代對於婦女的摧殘，算是達於極點。自明代竭力提倡貞節，至清代女子不但不能事二夫，甚至未嫁夫死，亦須守節；或有被人調戲而自殺者，卑弱愚陋，暗無天日。然康熙乾隆諸朝，國運方盛，生活裕餘，士大夫既因高壓而不敢干預政教綱常，便相率提倡風雅，優游於文學圈內。影響所及，婦女亦多能從事寫作，至今所傳姓氏及作品，爲數極多。雖未能有卓然大家，此則與詩詞本身發展有關。詩詞至清，已成弩末，二三婦女，固不能使它返老

爲童，更放異樣光芒。咸同以後，國步維艱，民生凋敝，百事俱廢，女子陷於無才無識，是意中事。及至甲午戰敗，內憂外患日深，刺激日甚，同時西方革命思想，女權學說，俱已傳來，情形乃爲之一變。沈沈女界，漸事活動。其活動範圍，非復如昔時之株守文學一途，漸漸侵入政治，侵入軍事，侵入各種革新事業，而開今日女子走入社會之先河。茲將有清一代聞名女性，略爲介紹於后。

一 黃媛介

明末羣小用事，政治腐敗不堪，然東南一隅，卻因地利超越，滿開文藝之花。國亡而後，給與滿清學術遺產，至爲豐富。男性中如吳梅村、錢牧齋、顧亭林、黃梨洲諸大家，姑且勿論，即女性中亦復人才濟濟。黃媛介、吳巖子、商景蘭，以及蕉園諸子，最爲傑出，演成清初婦女文學蓬勃氣象，而媛介更爲其中之佼佼者。

媛介字皆令，浙江嘉興人，文名冠一時，當時婦女作家，都和她有往來，而以柳如是、吳巖子、王端淑、朱遠山，交情最厚。平生所作，有離隱詞、湖上草兩集。其一生事略，可參看姜紹

書無聲詩史所錄：

『皆令髻齡卽嫺翰墨，好吟詠，工書畫，楷書做黃庭經，畫似吳仲圭，而簡遠過之。其詩初從選體入，後師杜少陵，瀟灑高潔，絕去閨閣畦徑。適士人楊世功，蕭然寒素，皆令睚眦同心，怡然自樂也。乙酉鼎革，家被蹂躪，乃跋涉於吳越間，困於樵李，躋於雲間，棲於寒山，羈於建康，轉徙金沙，留滯雲陽。其所記述，皆流離悲戚之辭，而溫柔敦厚，怨而不怒，既足以觀性情，且可以考事變，此閨閣而有林下風者也。』

「既足以觀性情，且可以考事變，」可知她的詩多半是寫實，或自然情感的流露；不是無病呻吟，更不是拾人牙慧，綴句穿韻讀其丙戌清明七律，眼光直射到興亡事蹟，絕無閨閣脂粉之氣，今錄於后：

倚柱空懷漆室憂，人家依舊有紅樓。思將細雨應同發，淚與飛花總不收。
折柳已成新伏臘，禁煙原是古春秋。白雲親舍常凝望，一寸心當萬斛愁。

媛介到明亡遭亂後，常以賣詩賣畫爲生，陳其年云：『嘉興黃皆令，詩名噪甚，恆以輕航載筆格，詣吳越間，余嘗見其僦居西泠斷橋頭，凭一小閣，賣詩賣畫自活，稍給便不肯作。

「她的夏日紀貧」一詩，中有：「著書不費居山事，沽酒恆消賣畫錢」之句，即是她那時的實錄。

當時大詩人王漁洋，因慕她的名，寄了一詩給她求她的畫；她給他一幅山水，並題詩其上，詩云：

懶登高閣望青山，
愧我年來學閉關。

淡墨遙傳縹緲意，
孤峯只在有無間。

從她的詩，從她的「以輕航載筆格，詣吳越間，……賣詩賣畫自活。」的生涯，可知她這人非常高雅，不為流俗所拘，她有代毛奇齡之妻作子夜歌寄外，更顯得她的俊逸多趣，其歌如下：

白露收荷葉，
清明種藕枝。

君行方歲暮，
那有見蓮時？

毛奇齡慣愛東漂西蕩，遠離家鄉，嘗自號阿憐翁，憐與蓮同音，客中得此，想當捧腹。
媛介有姊名媛貞，亦能詩，著有臥雪齋詩集行世。

二 汪端

清代錢塘婦女文學，達於極盛。初期女作家顧之瓊、徐燦、柴靜儀、朱柔則、林以寧，及之瓊、女錢雲儀，共結蕉園詩社，亦稱蕉園五子，而以徐燦爲之長。徐燦號湘蘋，寧海陳之遴的繼室，長於詞，陳其年譽之爲「南宋以來，閨房之秀，一人而已。」所著有拙政園詩餘，拙政園在蘇州，林木幽勝，曾爲湘蘋故宅，後之遴得罪，被發往遼陽充軍，此園遂入他人手。今人遊覽拙政園時，每每道及他倆舊事。

蕉園五子之後，乾隆年間，錢塘有袁子才出，婦女文學益盛。子才有三妹：素文、綺文、秋卿，皆能詩，而其女弟子之多，爲自古所無。弟子中如孫碧梧、席佩蘭、孫雲鶴、吳瓊仙、嚴蕊珠、金逸、王倩諸人，都有專集，典雅可誦，及至汪端挺出，益爲錢塘張目，今當略爲敘述。

自袁子才提倡婦女文學之後，又有陳碧城爲之繼，碧城女弟子之多，可與子才抗衡。子才門下，都是詩人，而碧城門下，則有詞人，有曲家，有小說家，濟濟一堂，尤稱多才。這回所欲介紹的汪端，卽是碧城子斐之之妻。

汪端號允莊，自幼卽聰慧，七歲賦春雪詩，人以為不減於謝道韞之「柳絮因風」，因呼之爲小韞。小韞不但長於詩，尤精於史，觀其讀史雜詠，知別具眼光，今錄數首於後：

少伯藏弓識禍機，

五湖歸去遂幽棲。

功名脫屣真千古，

未必當年更相齊。

如雪衣冠易水邊，

謾言七首竟亡燕。

勝他齊建悲松，柏

空事秦王四十年。

漢室恭仁說孝文，

盛時遺恨亦難平。

趙談驂乘黃頭富，

卻向長沙謫賈生。

李斯殘刻佐秦王，

六籍灰飛國亦亡。

若使當年爲逐客，

不悲黃犬向咸陽。

她又有讀晉史詩數章，筆力雄健，議論賅博，蕭掄稱她：「小韞記誦賅洽，其舅雲伯嘗於十七史中舉隱僻事問之，輒應口對。及觀所作讀晉書與諸論古之作，信乎其熟於史也！」她因長於詩，熟於史，自選明三十家詩選，梁楚生評此書長處，寫道：

「……允莊所選，以清蒼雅正爲宗，一掃前後七子門徑，於文成、青邱、清江、孟載諸人，表章尤力。至於是非得失之故，興衰治亂之源，尤三致意焉。讀是書者，不特三百年詩學淵流，朗若列眉；卽三百年之是非得失，亦瞭如指掌。選詩若此，可以傳矣！」

她對於明代詩人，最喜歡高青邱（名啓）吳梅村兩家，尤其喜歡高青邱。後讀明史，見青邱爲魏觀牽累被殺，非常憤恨；又觀七子標榜成習，錢牧齋的列朝詩集，沈歸愚的明詩別裁，都推崇夢陽而抑青邱，更大悲。於是翻改詩壇冤案，於前述明三十家選中，大吐這一口氣。又因明太祖待青邱殘酷（啓作詩刺太祖宮闈祕事，被殺），感張士誠待士有禮，於是節錄明史，搜採佚事，用平話體著成元明佚史，凡十八卷。

允莊著作豐富，其詩集名自然好學齋詩鈔。

她以好學故，體弱多病，因此爲其夫裴之納妾，以便安心優游文史。後裴之客死漢臬，她爲之刊集遺稿，然不久她自己亦病歿。當病危時，還以平生所愛重的二王（王仲瞿，秀水人，好遊俠，慷慨悲歌，不可一世）王井叔，長洲人，長詩詞，尤工駢文）遺集，託其舅雲伯刊行於世。

三 秋瑾

到這兒——全書將結束的時候，要寫一個爲數千年來的禮教思想，封建制度撞喪鐘的人物。這人便是革命家鑑湖女俠。

本來，在洪楊起義之時，男女絕對平等，傳洪秀全之妹洪宣嬌，曾爲元帥職，率領南粵大腳婦女軍，騎馬奔馳，使清兵望之奪氣。又如傅善祥於舉行女子考試時，得錄爲狀元，於是入宮爲洪秀全掌管簿司批答。可見當時革命軍中，有許多傑出的女性人才，不幸曾左一班人，對於洪楊史實，掩藏塗抹殆盡，因而至今無從探悉，殊爲可恨！

戊戌政變失敗，排滿思想日烈，庚子唐才常起義漢口，事洩被殺，周福貞、毛芷香、劉蕙芳諸女士皆殉難，是爲秋瑾之先驅，然事蹟俱隱晦不彰。惟秋瑾的被難，事出江南，傳播甚易，同時她的工作亦較繁，各方面耳聞目見之朋輩，存者仍甚多，故能言之鑿鑿，而成定史。在種族革命犧牲的女性中，她算是不幸中之幸者了。

秋瑾字璿卿，自號鑑湖女俠，浙江山陰縣人。她父親是個官僚，生她於福建；後來又調

往湖南，便許配給湘潭富紳王某爲媳，生子女各一。她和姓王的住在北京多年，戊戌之變，庚子之亂，給了她無限刺激，她便想突出閨房，突出家庭，而把兩肩肩起救國的重任。

光緒三十年某月，一位維新的人物，在北京被捕下獄，她那「因人常熱」的肝膽，使得她解下自己的簪佩，爲那不相識的囚客，寄出六百元作出獄的運動費。後來她竟脫離家庭，買船往東京留學。臨行之前，她的結拜姊妹吳芝瑛女士，邀了幾個朋友，在陶然亭爲她餞行，她作了一首臨江仙，就此輕輕快快地到了太平洋上。

這時孫中山先生正在日本東京組織同盟會，她便首先加入，並介紹了許多江浙的同志入會。每當集會之際，她必然登壇痛快淋漓地演說一番，鼓吹革命。這樣使得清廷很不安，暗地裏叫日人設法禁止日人從新訂一種取締留學的規則，大部分的留學生，都憤憤地歸國，她自是其中之一。

回到浙江，在南潯的潯溪女學教書。不久又到了上海，主持同盟會的通信機關，同時又發行中國女報，力倡男女平權，是爲中國有女報之始。其發刊辭洋洋灑灑，氣勢雄壯，節錄一段於後，以覘其梗概：

『世間有最慘慘危險之二字，曰「黑闇」，黑闇則無是非，無見聞，無一切人間世應有之思想行爲等等……然則曷一念我中國之黑闇何如？我中國前途之危險何如？我中國女界之黑闇更何如？我女界前途之危險更何如？予念及此，予悄然悲，予愴然起，予乃奔走呼號於我同胞諸姊妹，於是而有中國女報之設……』

光緒三十三年，回紹興主持明道女學，恰巧徐錫麟懷志入了安徽，他在紹興所興辦的大通體育會，全部委託給秋瑾這會的內容，純是籌備革命軍事，編定「光復漢族，大振國權」八軍，叫做光復軍。這年五月，大致已經練成，專等徐錫麟在安徽起事，她便在浙江響應。

五月二十五日，徐錫麟在安徽刺死巡撫恩銘，被捕見殺。這時風雨滿城，她叫同黨暫時避開，自己卻故示鎮靜，留在大通校內。六月四日夜半，終於被奸人告發而被捕。初時關在山陰縣署，因無口供，知縣李鍾嶽不予處決。紹興知府貴福大怒，李知縣乃將全案送給府尹，自己上吊自殺。

秋瑾平日善於掩護，和貴福往來甚密。當時貴福親自審她，問她有無同黨，她說：『有！』

貴福問是誰？她說：『就是你！』貴福駭得不敢再問，於是交給她紙筆，叫她寫供狀；她提起筆來但寫了「秋雨秋風愁殺人」那句名詩。六月六日黎明前三時，被殺於紹興的軒亭，年僅三十三歲。

她的一生，在行動方面，是勇敢的革命家；在文學方面，也是嶄新的創作家。明清以來的詩詞作者，大抵都是陳腐抄襲，非前人說的話不敢說，非前人用的字不敢用，束脩西挪，湊成繁辭縟句的東西，毫沒有一點生命。但她的詩詞，卻全是說她自己要說的話，叫人讀來覺着一股真實的熱烈的情感鑽入心胸。今試錄數首於後：

感懷

莽莽神州嘆陸沈，救時無計愧偷生。
搏沙有願興亡楚，博浪無椎擊暴秦。
國破方知人種賤，義高不礙客囊貧。
經營恨未酬同志，把劍悲歌涕淚橫。

黃海舟中感懷 二首之一

聞道當年鏖戰地，至今猶帶血痕流。
馳驅戎馬中原夢，破碎河山故國羞。
領海無權悲索莫，磨刀有日快恩讎。
天風吹面冷然過，十萬煙雲眼底收。

申江題壁

一輪航海又南歸，小住吳淞願竟違。
馬足車塵知己少，繁弦急管正聲希。
幾曾涕淚傷時局，但逐豪華鬪舞衣。
滿眼俗氛猶未已，江河日下世情非！

滿江紅

髀髻塵寰，問幾個男兒英哲？算只有蛾眉隊裏，時聞傑出。良玉功名襟上淚，雲英事業心頭血。醉摩挲長劍作龍吟，聲悲咽。
自由香，常思燕，家國恨，何時雪？勸吾儕今日，各宜努力！振拔須忠安種類，繁華莫但誇衣袂。算弓鞋三寸太無爲，宜改革！

末一首滿江紅詞，大約是刊在中國女報；這報雖因經費困絀，發行不多時，但她所撰的文字卻流傳下來不少。她嘗自己以秦良玉自況，故也以秦良玉來勉人。可惜她還沒有走上轟轟烈烈的戰場，先便瀝血在軒亭之下；讀她的「秋雨秋風愁殺人」的絕命詞，知她是死不瞑目的。

她的墳現在西湖岳墳相近，左旁有風雨亭一所，是吳芝瑛所題字。右旁有一祠名曰「秋社」，是她的故友建立以紀念她的地方，每年六月，都有一番祭奠。（下冊完）